

民國文存

80

湯若望傳
(第二冊)

[德] 魏 特 著
楊丙辰 譯

知識產權出版社

民國文存

80

湯若望傳
(第二冊)

[德] 魏 特 著
楊丙辰 譯

知識產權出版社

本書介紹德國著名的來華傳教士、文化交流者湯若望的一生。湯若望學識淵博、不倦於學，熱心傳道，歷經明清交替，為中國的歷法、科技與宗教等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作者魏特從家世、出生、童年、學習、傳教活動方面，對其在東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作用予以揭示。同時通過湯若望的相關記載，也展示了明清歷史的若干片斷。下冊主要記述他與清朝皇帝之間的交往、其傳教之努力、其去世後的毀譽等內容。

本書適合對湯若望、中國歷史與中西文化交流領域的學習者、研究者與感興趣者閱讀。

責任編輯：鄧 瑩 責任校對：董志英
特約編輯：陳棟芳 責任出版：劉譯文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湯若望傳. 第2冊/（德）魏特著；楊丙辰譯.—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5.11
（民國文存）

ISBN 978-7-5130-3206-3

I. ①湯… II. ①魏… ②楊… III. ①湯若望（1591~1666）—傳記

IV. ①B979.951.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292937 號

湯若望傳（第二冊）

Tang Ruowang Zhuan (Di Er Ce)

[德] 魏 特 著 楊丙辰 譯

出版發行：知識產權出版社 有限責任公司

社 址：北京市海澱區馬甸南村 1 號

網 址：<http://www.ipph.cn>

發行電話：010-82000860 轉 8101/8102

責編電話：010-82000860 轉 8346

印 刷：保定市中美畫凱印刷有限公司

開 本：720mm×960mm 1/16

版 次：2015 年 11 月第一版

字 數：180 千字

ISBN 978-7-5130-3206-3

郵 編：100088

郵 箱：bjb@cnipr.com

傳 真：010-82005070/82000893

責編郵箱：dengying@cnipr.com

經 銷：新華書店及相關銷售網站

印 張：14.5

印 次：2015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定 價：58.00 元

出版權專有 侵權必究

如有印裝質量問題，本社負責調換。

民國文存

(第一輯)

編輯委員會

文學組

組長：劉躍進

成員：尚學鋒 李真瑜 蔣方劉勇 譚桂林 李小龍

鄧如冰 金立江 許江

歷史組

組長：王子今

成員：王育成 秦永洲 張弘 李雲泉 李揚帆 姜守誠

吳密 蔣清宏

哲學組

組長：周文彰

成員：胡軍 胡偉希 彭高翔 干春松 楊寶玉

出版前言

民國時期，社會動亂不息，內憂外患交加，但中國的學術界卻大放異彩，文人學者輩出，名著佳作迭現。在炮火連天的歲月，深受中國傳統文化浸潤的知識分子，承當著西方文化的衝擊，內心洋溢著對古今中外文化的熱愛，他們窮其一生，潛心研究，著書立說。歲月的流逝、現實的苦樂、深刻的思考、智慧的光芒均流淌於他們的字裡行間，也呈現於那些細緻翔實的圖表中，在書籍紛呈的今天，再次翻開他們的作品，我們仍能清晰地體悟到當年那些知識分子發自內心的真誠，蘊藏著對國家的憂慮，對知識的熱愛，對真理的追求，對人生幸福的嚮往。這些著作，可謂是中華歷史文化長河中的珍寶。

民國圖書，有不少在新中國成立前就經過了多次再版，備受時人稱道。許多觀點在近一百年後的今天，仍可說是真知灼見。眾作者在經、史、子、集諸方面的建樹成為中國學術研究的重要里程碑。蔡元培、章太炎、陳柱、呂思勉、錢基博等人的學術研究今天仍為學者們津津樂道；魯迅、周作人、沈從文、丁玲、梁遇春、李健吾等人的文學創作以及傅抱石、豐子愷、徐悲鴻、陳從周等人的藝術創想，無一不是首屈一指的大家名作。然而這些凝結著汗水與心血的作品，有的已經罹於戰火，有的僅存數本，成為圖書館裡備受愛護的珍本，或

成為古玩市場裡待價而沽的商品，讀者很少有隨手翻閱的機會。

鑑此，為整理保存中華民族文化瑰寶，本社從民國書海裡，精心挑出了一批集學術性與可讀性於一體的作品予以整理出版，以饗讀者。這些書，包括政治、經濟、法律、教育、文學、史學、哲學、藝術、科普、傳記十類，綜之為“民國文存”。每一類，首選大家名作，尤其是對一些自新中國成立以後沒有再版的名家著作投入了大量精力進行整理。在版式方面有所權衡，基本採用化豎為橫、保持繁體的形式，標點符號則用現行規範予以替換，一者考慮了民國繁體文字可以呈現當時的語言文字風貌，二者顧及今人從左至右的閱讀習慣，以方便讀者翻閱，使這些書能真正走入大眾。然而，由於所選書籍品種較多，涉及的學科頗為廣泛，限於編者的力量，不免有所脫誤遺漏及不妥當之處，望讀者予以指正。

目 錄

第九章	“尚父”和他的皇帝學子	1
一		1
二		7
三		16
四		26
五		34
六		42
第十章	傳教士與中國基督教之總機關	48
一六五六年之荷蘭使臣團		62
謀救澳門之毀滅		71
第十一章	湯若望之性格——他為他的美譽令聞之奮鬪 ...	79
第十二章	關於欽天監監正職務的爭議與關於曆書問題 之聚訟	110
欽天監與曆書		111
爭論之問題與爭論之文件		116
抗辯		123
羅瑪教廷之裁決		134
第十三章	湯若望晚年所受之陷害及其逝世	144
第十四章	後世毀譽中之湯若望	177
編後記		213

第九章 “尚父”和他的皇帝學子*

— **

一六五一年二月一日順治實際臨朝親政之始，也便是湯若望生涯中最重要時期之開始了。他在這一年正值五十九歲。按照我們的見解，這已經是一個人底末年高齡了。然而在當時傳教士們——他們都是強健的——却並不見得是這樣的。湯若望這時已經到了他工作底極峯。他不僅只管理欽天監一監底事務，這事務把他一個人底精神、時間完全佔了去的。他尤其覺得他最當先的是傳教士，不能把傳教職務棄置一邊。再加上因社交所加到他身上來的種種俗情俗務，更使他忙上加忙了。譬如許多高貴人物底接見，招待這些人物們都是要把西方這位學識高深的人列入他們友朋底行列中的，所以便頻來投刺通謁，然而這却就劫奪了他的時間了。他的這些友好人物之中最尊貴的一位，要算沖齡皇帝了。在這一點上，當然不能吝惜時間的。最後使湯若望尚有不能不耗喪心神的，就是在那些年中

* 此章之前有“齡皇帝，得以保存他的皇位，甚至或許是救了他的性命的”一句，與上冊內容既無關係；與下冊之內容關係亦不明顯。特誌於此。——編者註

** 此序號“一”為原書無，係整理時所加。——編者註

為曆法和為他的好名聲所不得不作的些鬥爭。

在湯若望這位傳教士和順治皇帝之間的友誼關係，這關係我們在這裏特首先加以注意提示的，却是在中國歷史上一種絕無僅有的特殊情形，甚至人們在歷史中要尋到一種類似的情形，也還是很費事，而不易尋得的哩。

當順治皇帝臨朝親政時，尚未完全滿十三歲，所以還完全是一個稚童；他一直到駕崩時，都還沒有超出青春年齡。吾人試思，他僅是荒原裡的一位酋長底苗裔，一個剛有受到文化機會的民族底統治者。他固然有許多優良性質資稟，絕無可疑地聰明英俊，甚至可以說是夙慧的、早熟的。他的天性固然仁厚寬宏，很能聽受他人底忠告，然而也能容易受惡勢力底影響。對於正義與公道的感覺，他天生具有一批巨量^(一)。我們更應特別高尚視之的，是他有一天，曾在明朝末後皇帝之墓前，跪地禮敬，而下令於這位不幸的皇帝之墓前，樹立墓碑一座^(二)。

但是順治底性格上也有許多缺點這在他這幼稚年齡裡當然不足為怪的。他在運動上，竟能把一切國家大事與義務都忘掉。遊獵是他一種非常大的嗜好。在馬正飛馳的時刻，他能以箭射中任何一種禽獸。如果規勸的人不在他身旁時，他是毫無顧慮地這樣度日的。他心內會忽然想起一種狂妄計劃而以一種青年人們底固執心腸，堅決施行，如果沒有一位警告的人，乘時剛強地加以諫止時，一件小小的事情已經足夠激起他的暴怒來，竟致使他的舉動如同一位發瘋發狂的人一般了。最後他還是迷信的，和一切滿洲人一個樣，而肉感肉慾的性癖尤其特別發達。

吾人向這位童子皇帝底位置裡試一設想吧。他是世間最大國家權威無限的一位主子。全國最高官吏在他的眼前，俱皆塵埃拜伏神

天一般敬畏。

一個有這樣權威、這樣性格的青年，自然能會作出極令人可怕的禍害的。因為誰是敢來向這位火烈急暴的青年加以諫正的人呢？他略一暗示，就足夠把進諫者底性命毀滅了。當時朝中惟獨湯若望有這胆量和威望，他不避一切，敢向皇帝指示皇帝所應走的道路。

順治慣以“瑪法”（Ma fa）二字稱呼湯若望。這兩個滿洲字在德文應譯作“Ehrwürdiger Vater”（譯者按：在中文可譯作“尊父”“貴叟”，或“師父”“尊長”“長老”“師尊”或“尚父”等字樣），包括一位作兒子的對於他的父親、一位作學生的對於他的師傅的一切親愛敬畏。被這樣稱呼為父為師的湯若望，有時是很嚴厲的，但是幼齡的主君却並不見怪，而仍為一位願聽命受教的學子。

順治以取消死去的攝政王底末後佈置與命令開始他的統治大權。人們對於多爾袞大規模弔祭之後竟把屍首焚燬而將遺灰揚散於各方向之風地中，以為他所嘗試着要作的叛逆篡奪之懲罰^(三)。順治御前頭幾次所開的各王公大臣的會議中^(四)，有一次他很感激地提及湯若望神甫，因為他是使他注意到他的皇叔底專權跋扈，而並且曾預言他的皇叔底早死的。

湯若望利用這個順利的機會，向皇帝上兩封奏疏，促皇帝作兩種重要裁決。第一封奏疏是關於御殿城之重建，與內外城牆之修補。他的目的是要藉這兩批浩大工程，給那些在物價騰貴與飢饉影響之下的窮苦百姓供給些工作與工資的。他的這個提議，登時便邀得皇帝底嘉納施行。他的第二封奏疏是彈劾喇嘛僧徒過於強大的勢力的。在這一點上，這鬭爭却就困難的多了。滿人當時的宗教，是他們原來所信奉的薩滿教（Schamanismus）和他們所採取自周圍居住的蒙人信奉的喇嘛教底一種混合宗教。皇帝身後是他的母后，母后因為

是蒙古人，從小信奉喇嘛教，所以對於喇嘛僧徒自來就懷有溺惑心理。國家這一種弊害，已經傳佈的很廣遠了。喇嘛底頭目竟令人們以肩抬昇，列國王儀仗以穿行城市。湯若望在他的奏疏中曾言，為一位皇帝怎樣不合來向民族裡這一種下賤的、未曾受過教育的成分表示親信。皇帝既不應當給他們修廟，亦不應給他們建塔，更不應相信他們用他們那微小的魔旂，能驅逐鬼怪與祛除災病。因為喇嘛曾以危詞聳動皇帝，謂皇帝如不表示服從，必將於是年八月駕崩，因此湯若望就反向皇帝預言，皇帝底統治久長與吉祥。皇帝聽從湯若望底這些見解，並且將湯若望底奏疏批呈他的母后閱覽。朝中一切當權的偉大人物，對於湯若望底這彈劾舉動，都表示感銘的謝意，因為他們都是明知而不敢明言的。因此喇嘛廟宇之建築，這建築是已經消耗了大宗款項的，竟驟然中止。喇嘛僧徒暫時喪失了他們那宰治一切的勢力，因為連禮部和內閣也都是反對他們的^(五)。

這是於一六五一年陰曆三月、陽曆四月至五月間，見之實行的一件事實。這件事實行之後不久，皇帝幾乎率領全部貴胄和朝臣，赴滿洲行獵，僅只親王數位與皇太后留守京都。可是在這期間在北京却發生了一幕極優雅可慕的間插情事出來。

因為有一天在湯若望底館舍中忽然有三位滿洲婦女蒞臨。她們聲言，她們是湯若望所認識的一位親王底眷屬。她們府邸中的郡主染患重病。郡主底母親不相信醫士，她願一聞湯若望底見解。按郡主病症底朕兆推斷，她的病症是不見得嚴重的。湯若望把一面聖牌交給了她們。他說，如果病者把這聖物掛在胸前，那她在四天之內便可病體痊愈。五天之後，這三位婦女們又都返回，拿出一大批錢財和金線繡花的絲織物，作為報酬湯若望之資。因為郡主果然是在四天之內恢復了康健。數日之後，她們又送了些錢來，但是湯若望

並不接受，因此她們就把所送來的錢捐助教會。又過數日，一蒙婦攜帶一使女，到湯若望底地方來，獻給他一宗更大的款項，作為購買蜜蠟和其他作神事物品之用。這位蒙婦為人很誠實，並且向湯若望——他是這時已經犯了猜思的——把真實的情形揭穿。她說她的女主人，就是皇帝底母親，那位患病而又被湯若望治好了的郡主，就是皇帝底未婚妻^(六)。大婚典禮將要在九月間舉行，在這期間皇帝底未婚妻經皇太后照管育養。她又說，這位皇太后將來要以父執敬禮湯若望，並且要作他一切之所命令的。她願意湯若望以女兒看待她。湯若望先表示了適當的謝意並且就藉蒙婦傳達一個勸告給她，就是她可以不要再保護那些僧徒們了，因為她是皇太后與國母，以她的榜樣為全國人民底表率，態度不可不慎重，而對於那些僧徒們，凡是有理性、學識的人，無不加以誹笑的。皇太后使人向湯若望傳達她的答復，她不能陡然擺脫掉了那些僧徒們，這是她要漸次施行的，並且以後決不容許他們再行干與國家底政事了。自是之後皇太后對於湯若望便懷善意，無論那些喇嘛們多樣毒狠地再去誣衊他^(七)。

這“父”與“女”在繼續的時間裡，彼此競以禮敬相崇尚。在皇帝舉行大婚典禮之日，就是在九月二十七日，湯若望不得不在宮廷之中，隨同羣王羣臣作整日之慶祝，這在他這一位六十歲的老人，竟能得以終日支持，就頗不可等閒視之的了。大婚典禮之翌日，皇太后很和藹地使人問候他身體安否。一個星期之後，湯若望親趨宮廷，慶賀他這“義女”新近所獲上的尊號。因為他本來是奉旨免除一切朝役之勞的，所以他這次趨朝的祝賀，就被太后很感謝地認為是一種特別禮敬、注意的表示了。皇太后特由臂腕上脫下金鐲兩隻，遣一宮女送賜湯若望，作為他祝賀的報答。差來的宮女不容湯若望

按照朝儀跪領皇太后底賞賜，因為這是於義父對義女的身份有所不合的。在這一時刻中，恰巧有湯若望底一位僕役走進屋內，向湯若望說要為莊田買一頭耕牛的事情。宮女悄悄地、毫不露神色地把這件事情聽到了耳內。數日之後，她又到湯若望底宅舍中來，在她的身後帶來兩頭健壯耕牛，這是皇太后陛下賞賜給他的，並且還問他的安好。皇太后頗以為異，為什麼她的義父還在他的義女前，把這樣一件小的事情隱瞞不提。湯若望把兩面聖牌交宮女帶回，作為返進敬禮，一面聖牌進呈皇后，一面聖牌進呈皇太后。這兩面聖牌是她們應當於外衣之下繫於頸項之上的，這在湯若望底原意不過要避免人們底注意。可是皇太后陛下却把這聖牌帶在外衣之上，因此她心中頗覺疑惑難安，這自然是湯若望很容易給解除的了。當在湯若望要在教堂前建立一座大理石牌坊時，皇太后未經湯若望之請求，竟自動地捐助巨款，為的是也要在天主底神台前，建立功績，這是她親口所說的話。同時她使人送來許多蜜蠟，請湯若望為她禱告，因為她自十日以來即已患病，可是在她這請求湯若望禱告之次日，她竟得以霍然病愈^(八)。

湯若望達到一切他所要作的事體。僧徒們底崇高女保護者，現在也離棄了他們，不再保護他們了。

這所敘述的，還僅只是些閒情逸致的瑣屑情事。在宮廷中，在城外皇帝打獵的苑囿中^(九)，和在湯若望底館舍中所辦理的主要事務裡，瑪法（湯若望的尊號）和他的皇帝學子都是主要的主動腳色。他們的操心，他們的目的，都全在國家與人民底安寧，然而尤其關於皇帝底靈魂和基督教自由傳佈的問題。

二

那是非常有趣味的，如果我們讀到，“皇帝學子”用何等親信對待他的父兄一般的愛護者湯若望，他怎樣敬重了他，並且怎樣嘗試着向他作他所喜歡的事體。第一次引這位傳教士覲見皇帝的，便是上面已經提及的那位很和藹的大學士范大人。

即在攝政時期，湯若望已獲有特權在他關於天空與地面上之特殊過程的呈報中，加以自己之見解。此後他又獲有種種新優待的特許。一直到這時，朝中成例，凡屬各部院與欽天監之奏呈文件都是在殿門口交與內官之手的，在次日一早，這些奏呈的事件便為皇帝在閣議上之所論議裁奪。欽天監監正關於十分重要的大自然現象，可以隨時按照尋常方式向朝廷奏呈他的報告。可是現在湯若望又獲得皇帝底特許，把他所作一切奏摺，在任何一個時間裡，無論皇帝是在什麼地方，譬如或在宴居的宮室裡，或在他的母后處，或在御花園中，或在遊獵的苑囿中，都可以親自呈交皇帝之手。當一六五一年十月之初，他因皇帝賜號，親自趨朝謝恩時，皇帝竟向他諭免三跪九叩之禮。皇帝這一種特別優遇，除湯若望外，僅只為兩位大學士和四位部臣之所得享有^(一〇)。使皇帝與人民隔離的中國舊朝儀之規定，在滿人入關之初，並未十分嚴格施行。而這朝儀之規定對於湯若望之在滿廷竟是完全免除了的。

皇帝所表示的這種親信，並不是盲目地贈送給他這一位客卿的。皇帝本來是一位教外的人，對於教士這種無家室的獨身生活，殊覺費解，難以置信。因此他就要把這一點完全查訪明白。他大概對於

那些惡劣基督教徒們當時給湯若望所散佈的誣衊誹謗言詞也是有所聞知的。因此他一開頭時在白晝任何一個時刻裡，有時甚至在深夜，遣派三個或三個以上的體面內臣，並且每次都是另派人，很少兩次派同一的人們，到湯若望底住宅中，藉詞諮詢，然而實際上却是在暗自查究他的私室行動的。如果他們夜間蒞臨時，他們一直到十一點，總是發現湯若望坐在書桌前，或讀或寫而僕役等則在旁邊的室內，鼾聲大作地酣睡。湯若望不得不親自給他們把門敞開。這些黑夜來客在湯若望底住宅中，連一次也不曾發現有什麼絲毫可指摘處。皇帝對於湯若望這毫無可非難的貞潔生涯得以確切訪明後，他纔選他為他的師友，為他的親信的顧問，並且盡可能的範圍滿償湯若望底志願^(一)。

這個情形底利益，竟給湯若望達到欽天監監務底日常管理裡去，和甚至展佈到重要性較減的事務上。如果直轄欽天監的禮部，把他的公文批上了一個“閱”字，換句話來說，就是置入文卷中之後，那麼他的出路就算是擺在眼前了，因為他就可以直接促請皇帝滿償他的志願了，而皇帝有時也竟撇開行文的手續，直接予以照准。關於湯若望工作的情形怎樣，明末和清初攝政時期欽天監之種種呈報，一經翻閱，便可得其真像，而尤其在順治皇帝之下，由這些文件中，我們對於這位監正多方面之工作，更可獲得一詳細之認識。因為政府是對於大小一切事件，都要得到詳細報知的。即便監中最細小的佈置設施，也是需要他們事先贊同的。

湯若望時常嘗試着改革欽天監之設施。他所最重視的，是監中人員之忠實奉職與優異工作，而所最疾恨的，便是任何一種繁文褥禮、機械套例。他對於全監人員之安全亦是如同一位老父一般地操心照管。為下級監員請求增加薪俸的上行公文，是我們在欽天監的

卷牘中所能時常發現的。

一六五二年七月八日，湯若望為他欽天監底員生請求膏火酬報。次年四月間他又作同樣的要求。六日之後，他又向禮部請求，給與監中人員加倍增高他們的薪俸。替代當時全部餉銀二百零八兩八錢四，湯若望要求增至四百一十七兩六錢八。由禮部之復文中，我們可以瞧出，當時監中每位職員月支餉米銀兩為：四斛四白米^(一)、十五兩茶葉、五兩鹽；在銀兩方面，他們大家共總所支的數目為十六兩四錢。

一六五四年五月二十八日，欽天監之奏報：五十四名員生已考試及格，他們家境貧寒，而食指浩繁，為此請求朝廷特予體恤，給與膏火資助。上諭照准^(二)。

一六五五年之奏報：觀象台上之四位觀測人員因工作過於繁重，竟至操勞過度。因此湯若望建議，再行添置人員十六名，以便減輕各人員之工作，而免再有操勞過度之現象出現。禮部只允准添置人員八名，每名月領俸米六斗。可是因為俸祿這樣低微，所以竟無一人應招充任此職。湯若望堅持他的建議，以為非新添十六名觀測人員不可，並且除俸米之外，還要求每月每名給與俸銀一兩。禮部將此事之責任推謝於戶部。戶部允准湯若望底要求，而將俸米增加至七斗。不過到湯若望最後達到這個目的時，還是在這兩個國家機關之間又費了許多的時間和來往爭執的文件的^(三)。

在這一個時機裡，禮部又因湯若望之請求，允准冬夜給與觀察人員羊皮大衣，以禦夜寒。他還多次要求，給與監中人員禦寒冬衣，他也要求發給煤炭，以便添置暖房爐火。譬如：一六五九年二月間，湯若望呈禮部公事內曾說，因冬日酷寒，室內無火，竟致工作人員四肢寒顫、擊齒成聲。因此湯若望請求，發給工作人員棉衣與煤火

尤其為冬夜之工作。

一六五八年三月十六日，湯若望向部中訴苦，以為監中兩位監副，每月僅支俸銀三兩，其他主要人員，已不過月支俸銀二兩，而下級人員所得薪俸，實係一種飢饉薪俸，決不足以維持飽暖的。

一六五七年十月二日，他要求添置木匠四名，門衛一名，信差一名，傳令勤務二名。到了次年他又表示深覺人員不敷應用之遺憾。因為當時監中現任人員，僅只六十一名，而其中尚有六人係屬專為滿人作翻譯之用的。

湯若望對於全監人員慈父一般地照管，我們可以再引一六五八年的一件事實為證。監中一位清苦人員，黃道隆（Huang Tao-lung），奉命赴琉球羣島工作，一種飢饉的俸祿經部中給他規定了。因湯若望之斡旋，他這俸祿又被增加。但是這人却因路途上種種缺乏，竟致死去。在他離陸航海之前。他的兒子是監中一位寒苦至極的天文生，無錢為他的父親作一堪當的殯葬儀式。湯若望竟違反着禮部底反抗，給他弄來一筆皇帝底恤款^{（一五）}。

一六五六年一月十九日，湯若望關於更香^{（一六）}之製造有所警告：明末為製造更香是另闢有製造處的，現在的更香質料惡劣，而香粒亦復大小不能一律，況且濕度又不相同，因此拿這作時間之計量，便是不可能的了。四年之後，湯若望對於這種資質惡劣的更香底怨詞，重復出現^{（一七）}。

一六五九年六月十八日，湯若望令部中注意他的辦公室間底惡劣建築狀況。處處俱已修繕一新，唯獨他的欽天監，並無人加以過問。關於這件事情又是弄到工部裡去解決的。工部議決修繕，修繕費銀六百兩^{（一八）}。

我們現在尚收存有關於當時欽天監所用紙張的文件。一六六〇